

雍正四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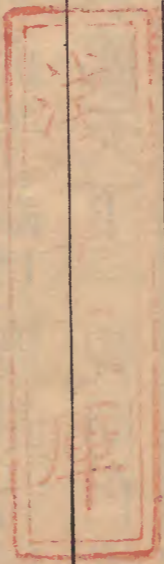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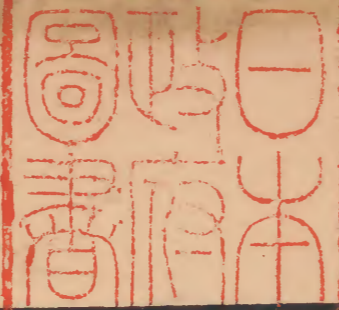
上諭十七道

初一日刑部議奏准管理察漢叟兒等處糧餉巴泰等所奏種地贖罪之郭三瞎等二十人年老病廢無以資生派與種地官員養贍奉

上諭郭三瞎等二十人雖係重罪發遣之犯但伊等在彼處地方並無不法及逃回等事今既實係年老殘廢不能耕種情有可憫著行文巴泰詢問伊等有願留彼處者卽給與種地官員分養有願回故里者著巴泰遣人送部令其回籍

又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寧夏駐防滿漢兵丁俸餉

雍正四年五月



請分別折給奉

上諭從來滿洲兵丁性情質樸奉公守法不知爭論財物占人便宜亦未聞於該管上司前有控告錢糧等事歷來風俗如此衆所素知昔年福州漢軍駐防兵丁因爭競馬乾錢糧一事

聖祖仁皇帝尚將爲首之人重懲附和之人分別治罪蓋恐其漸成惡習故用法以儆將來也每見旗人爲上司則往往袒護旗人亦有故意刻待漢人袒護漢人以示公者漢人爲上司又往往袒護漢人亦有故意刻待漢人袒護旗人以示公者此等識見度量皆屬卑小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惟

期事事公平不肯稍有偏向如滿洲駐防兵丁其所得錢糧馬乾等項較綠旗兵丁爲多此非厚待旗人也蓋綠旗兵丁係土著之人經營度日稍覺容易滿洲兵丁則於錢糧之外無所資藉故特加恩惠以養贍之旗兵旣有多得錢糧之處則不應復占綠旗之分例今川陝總督岳鍾琪疏稱據布政使鍾保詳稱寧夏滿兵初到採買米石草束實難請將夏朔二縣實徵草束盡給滿兵以折價給與綠旗兵丁又請以額徵一萬五千石之米盡給滿兵亦以折價給與綠旗兵丁此奏甚屬錯謬若云折價足敷採買之用則綠旗可以採買滿兵卽可以採買且地方官亦可以

採買矣若云折價不敷則滿洲不敷綠旗亦卽不敷矣兵丁同爲朝廷參養之人滿洲素性尚義輕財豈肯奪綠旗兵丁之利以自便其私乎據云詢問綠旗兵丁綠旗兵丁亦欣然樂從凡辦事祇論理之當行與否若於理當行豈因綠旗兵丁不願而遂停止乎若於理不當行而綠旗兵丁卽便情願在綠旗兵丁固屬可嘉獨不計及滿洲兵丁之顏面乎又岳鍾琪疏稱鍾保詳稱所需白米每石以一兩五錢折價爲數無幾等語國家有一定之經費若屬應用則數千數萬亦不爲多若不應用則一絲一粟亦宜察核豈有因數目不多而遂可任意增添乎况爲數不過七

百餘金卽將此分與三千人衆爲利幾何而令滿兵徒受與國家較量錙銖之名是愛之乎抑害之乎今岳鍾琪鍾保旣稱滿兵新到採買米草甚難朕思鍾保身爲藩司料理軍餉乃其專責著將滿洲兵丁所需米石草束交與鍾保管理採買散給兵丁不得使兵丁稍有虧缺若少有借端貽累地方朕必加以重處俟辦理數年兵丁住久熟習之後再行奏聞令兵丁各自採買近日聞得寧夏新駐防滿洲兵丁因該管官員等備辦公事扣除伊等銀兩遂越例赴總督岳鍾琪處控告此無恥之風滿洲兵丁從未之間著察出爲首之人治以重罪

初二日奉

上諭嘗見滿洲爲上司則以滿洲爲可信任漢人爲上司則以漢人爲可信任漢軍爲上司則以漢軍爲可信任不思身爲大臣其所管轄之人各色俱有一有偏向則諸事皆不得其平何以服人心而理庶務前朕令陝西督撫提臣各保遊擊一員守備一員送京引見朕以陝西武弁可用者甚多而征討桌子山等處又多効力有功之人地方大臣當從公保薦以副朕留心人才之意乃圖理琛於遊擊內將查爾扈保送前來查爾扈由雍正元年進士曾在乾清門侍衛行走用爲陝西撫標遊擊滿洲在陝爲綠旗武官者

只有查爾扈一人而圖理琛卽將伊保舉豈此外遂無可保舉者乎且查爾扈係朕深知熟識之人又何必令其進京引見著兵部行文前去於沿途遇見查爾扈卽令其回任又潼關修造滿兵房屋延信圖理琛特差旗員四人前往監造若云滿洲房屋漢官監造未必合宜何妨指示規模令其照式爲之而必欲差委滿洲又言不致侵蝕浮冒之弊此卽明以漢人爲不可信用而以滿洲爲可信用有意偏向之明驗矣著交與延信圖理琛不時稽查若所差旗員四人不善辦理或有侵蝕浮冒或在地方生事滋擾朕少有所聞定將延信圖理琛一併從重議處從前年羹

堯署理大將軍印務將滿洲官員兵丁百計凌賤羞辱領兵征勦鎮海堡時將滿洲功績概行泯沒且加以敗北之名以致人人怨憤此又有意遏抑滿洲者更爲悖逆身爲大臣一涉偏徇則大乖爲政之道將來已身必至於禍凡居封疆大任者當深以爲戒近日圖理琛所辦事件多屬昏憤朕深爲之慮著嚴行申飭

又諸王大臣等奏允禩悖逆貪婪請行正法其案內有名人犯一併照律治罪奉

上諭阿其那允禔允禵等結黨營私同惡相濟朕以

宗廟

社稷爲重遲迴詳慎費盡苦心而伊等怙終不悛罪惡昭著朕亦無可如何但允禵與阿其那允禔雖均屬罪人而允禵爲人止於賦性糊塗行事狂妄至奸詐陰險之處則與阿其那允禔相去甚遠止因阿其那允禔多方籠絡允禵墮其術中受其指使不知悔悟設令伊一人獨處則才具庸劣斷不能獨爲一事若與阿其那允禔一處聽其愚弄則狂悖恣肆可以無所不爲矣朕數十年來於伊等之居心行事知之甚悉若謂朕於允禵獨有所偏徇則朕何以對

聖祖在

天之靈乎朕之此心

天地神明自能昭鑒從前所以令允禩在馬蘭峪居住原
欲其瞻仰

景陵感發天良痛改前非洗心滌慮而允禩並不醒悟悛
改蔽錮日深奸民蔡懷璽又構造大逆之言冀行蠱
惑看來馬蘭峪亦不可令其居住著滿都護常明來
文馳驛前往將允禩帶來朕思

壽皇殿乃供奉

皇考

皇妣聖容之處將允禩於附近禁錮令其追思

教育之恩寬以歲月待其改悔伊子白起甚屬不堪亦著
一併帶來與允禩一處禁錮其子白敦尙好可封爲

鎮國公令在伊家居住蔡懷璽既在家中曾出大逆
之言伊兄何以不行舉首且既將蔡懷璽鎖禁何以
復令脫逃之處著刑部再行究審具奏

初三日奉

上諭從前令各省督撫提鎮將伊本標弓馬嫻熟人材
壯健之千總保送來京今所保送者將已用完著兵
部再行文各省令其照前再各保一員送來但從前
保送各員之內亦有年幼人平常者今見保送之員
得以擢用則此次保送懷私而徇情受賄者必更多
矣況朕前次所下之旨如千總不得其人准於把總
兵丁內挑選卽拔補千總保送是合營伍之內俱得

挑選豈患無人若今次仍有以平常及年幼之人保送者著將保送之該督撫提鎮一併議處

初四日戶部議覆直隸總督李紱奏請將未被災之州縣穀石借糶奉

上諭借放倉糧每爲地方官掩飾虧空之計且借放之時往往利歸有力之家窮民不得實沾恩惠直隸倉糧向來虧空甚多朕知之甚悉今李紱爲直隸未報災之州縣奏請糶借倉糧著派翰林御史部院賢能官十數員前往會同各該地方官核實監糶著吳隆元余甸總管查察務使小民均沾實惠其各處糧穀果否實貯在倉著一併查驗

又三法司議奏呂高毆死親兄依律斬決奉

上諭一家兄弟二人弟毆兄至死而父母尚存則有家無次丁存留養親之請倘父母已故而兄死弟抵必至絕其祖宗禋祀此處甚宜留意若因爭奪財產及謀殺故殺又當別論呂高毆死其兄其家中有無承祀之人交與該部察明具奏嗣後應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確議具奏

初七日

諭都察院朕從前每旗特派御史二員令其稽察八旗事務近聞得八旗大臣等於午門前徒有會議之名並不議事以致諸事遲悞御史乃視以爲常不行嚴

察夫旗務不比部院事件部院事件俱有條例又有限期旗務並無一定條例限期此係朕所深知所以特派伊等令其稽察乃伊等仍行怠惰致令事俱遲悞可將此再行嚴飭伊等嗣後務加嚴察不可稍徇情面若仍前懈惰必將伊等一併治罪斷不輕釋

初九日奉

上諭從前阿其那允禱允禔等結黨營私每好造言生事凡僧道喇嘛及醫卜星相甚至優人賤隸以及西洋人大臣官員之家奴俱留心施恩相與來往以備其用若欲排陷何人卽捏造無影響之言使此等人傳播以簧惑無識見之輩

聖祖仁皇帝深知此輩奸惡時時留心至朕卽位以後卽有傳言云朕日日飲酒又云朕頻與隆科多飲至更深隆科多沉醉不勝令人擡出卽蔡珽自四川到京越數月見朕毫不飲酒曾駭歎奏朕云臣在四川聞人流言皇上日日飲酒今臣到京已久朝夕侍從始知皇上涓滴不飲昨路振揚來京陛見臨行時亦奏云臣聞流言謂皇上卽位後常好飲酒今臣朝暮入對惟見皇上辦事不輟毫無酒氣伊等俱忿激爲朕不平如此陳奏者甚多此無他故皆因阿其那允禔素日沉湎於酒朕頻頻降旨訓誡而伊等遂播此流言反加朕以好酒之名傳之天下夫朕若於政事不

悞即使飲酒亦復何傷然朕實天性素不能飲內外之所共知以天性素不能飲者尚偽造此言則此輩之流言何可限量也今又見報房小抄內云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圓明園叩節畢皇上出宮登龍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共數十隻俱作樂上賜蒲酒由東海至西海駕於申時回宮等語夫人君玉食萬方偶於令節宴集羣臣卽御龍舟奏樂賜飲亦蓼蕭湛露之意在古之聖帝明王亦所不廢何不可者但朕於初四日卽降旨令在城諸臣不必赴圓明園叩節初五日僅召在圓明園居住之王大臣等十餘人至勤政殿側之四宜堂賜饌食角黍逾時而散並未登舟作樂

遊宴也且先期內務府總管等奏請今歲照例修備龍舟朕實止之此非有意屏却讌遊蓋厭其喧雜耳而報房竟捏造小抄刊刻散播以無爲有甚有關係著兵刑二部詳悉審訊務究根源以戒將來以懲邪黨

又奉

上諭從前降旨詢問查弼納凡八次伊將蘇努七十隆科多互相串通鑽營之處隱匿並不據實舉出是以朕將伊調來京師覲面詢問伊仍堅執不認朕是以將伊革去總督拏交王大臣詢問比時降旨云伊若將蘇努七十實情舉出將伊口供繕寫具奏若不據

實供出爾等將伊擬罪具奏伊今供稱蘇努七十阿靈阿揆敘鄂倫岱阿爾松阿結爲朋黨協力欲將阿其那致之大位蘇努說允禔氣象大方蘇努結交七十特爲結交允禔之故允禔又與阿其那相好結爲一黨邀買人心藐法妄行隆科多專擅威權又結交揆敘阿靈阿各處邀買人心爲彼羽翼等語將種種實情舉出查弼納係後進之人伊特畏懼權勢隨聲附和今旣據實供出諸王大臣尚議將伊正法甚屬不合朕昨降旨時言及

聖祖仁皇帝比時查弼納卽痛哭不止此處伊尚有良心著將查弼納之罪悉行寬免仍降旨與查弼納云從

前朕降旨詢問之時爾果照今日所供將實情舉出朕亦不將爾調來京師爾在兩江總督任內居官尚好故將爾罪寬免爾果痛改前愆朕尚有用爾之處若不悛改定行正法決不寬恕再蘇努七十阿其那允禔等互相結黨串通鑽營妄亂行爲之處查弼納俱經供出今蘇努七十雖已身故應如何追治其罪以彰國法至蘇努七十之子孫內有兇惡妄亂之人爾等詳加察看將應如何治罪之處議奏

又頒發

御書匾額一幅各官所作刺錢名世詩四本奉

上諭賜錢名世名教罪人四字著伊製匾懸於居宅又

諭旨一道及諸臣所賦刺惡之詩一併交與錢名世刊刻進呈朕覽凡直省學校所在各頒一部以示鑑戒

又

諭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等爾等傳諭鄂倫岱之妻子兄弟族人等昔日佟國綱因鄂倫岱不孝奏請殺之我

聖祖皇考思念

皇祖妣孝康章皇后特從寬宥使離京師授爲廣東駐防副都統旣而調回京師授爲領侍衛內大臣承襲公爵伊不念

皇考如此天高地厚之恩忍於背負與阿靈阿蘇努等結爲黨與保舉阿其那欲圖大位擾亂國家前者審訊阿其那之太監時供出阿靈阿鄂倫岱爲黨與之首舉國皆知如此滅族之罪

皇考復加寬宥伊仍不知感激不思致身爲國以贖前愆乃已丑年

皇考自霸州回鑾時因伊等結黨之故面數鄂倫岱之罪伊毫無畏懼

皇考如此高年而伊一路觸犯行至六十餘里其倨傲兇狠之狀朕與扈從人等旁觀無不痛恨及在熱河

皇考聖體違和之時並未請安一次其意頗以爲快在熱

河宮門前每日較射歡笑其後

皇考於行圍地方向鄂倫岱云爾甚無恩情爾所作之罪不可勝數實爲可殺之人伊承

旨之下毫無畏懼倨傲如故親隨侍衛等不勝憤恨人人髮指因此

皇考憤懣終日伊平生於

皇考前敢於觸犯種種過惡其小者不可枚舉伊於

皇考則忍心違忤如此而於阿其那則結爲黨與擾亂國家政事朕無不知之朕卽位以來效法

皇考仍不念其罪惡施恩保全乃伊每事擾亂傾身回護阿其那因阿其那佐領一事在外於衆人前一番議

論在內代伊啓奏顯露悖逆之狀將朕所交硃批諭旨擲於乾清門地上在朕前舉止抗橫爲人臣者當如是乎伊與阿其那固結死黨同阿爾松阿阻撓政事以亂衆心朕百端諭令改悔毫無悛心益肆傲慢故諸王大臣屢次奏請將鄂倫岱阿爾松阿卽行正法朕尚不忍望其改悔發往盛京令其思過乃伊至彼處仍不知畏懼妄生怨論終日酣醉夫令其改過則斷不知改加以恩澤則毫無感激懲以國法又毫無畏懼朕其奈何若不將伊等正法伊等希圖大事之心斷不能絕也故將鄂倫岱阿爾松阿正法從前大臣等議奏籍沒鄂倫岱之家產將妻子入辛者庫

朕思念

皇祖妣孝康章皇后

皇妣孝懿仁皇后特與寬免阿爾松阿效法伊父敢行悖逆其罪尤重不比爾等故發遣其妻子至鄂倫岱之妻子兄弟族衆理應感戴朕委曲保全之恩若稍存異心天亦不容昔者大禹父雖殛死禹惟盡忠後人祇稱爲聖人豈以禹爲不孝乎能知君臣之大義自當感朕寬大之洪恩也觀鄂倫岱之子布奚尚無惡行著照常供職効力其餘亦各於本職効力行走布奚果能向上朕仍委用爾等若以報鄂倫岱之仇爲念不誠心感恩効力朕自知之彼時切勿含怨也

諭畢法海夸岱兄弟及鄂倫岱之子布奚並族人等跪

泣叩頭奏請謝

恩又奉

上諭著降旨與伊等爾族豈比他族乃朕

皇祖妣孝康章皇后

皇妣孝懿仁皇后之族人也爾等雖犯大罪朕但治犯罪之人而已其餘兄弟族衆斷不累及今因鄂倫岱悖棄國恩身獲重罪實於國法難寬不得已而正法鄂倫岱所作之罪指不勝屈爾等皆所深知爾等陳奏鄂倫岱種種罪惡感戴朕恩旣欲叩謝准其叩謝

十二日奉

上諭五城設立米廠俱在城外所有城內僻巷老弱窮民糴買甚難著該城御史在城內添設米廠幾處以便窮民糴買

十四日諸王大臣等叅奏前令允禔改名允禔所擬字樣存心奸巧殊屬不法應發令擬改奉

上諭諸王大臣叅劾允禔更名一事謂允禔設心奸巧不法已甚然此事在允禔之身猶爲罪犯之小者阿其那允禔允禩固結匪黨潛設機謀種種不法之事不可枚舉朕所舉以曉諭羣臣及爾等所共知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其餘有所干礙而不便言及繁瑣委曲而難以悉數者其事甚多朕俱爲之隱忍難

以宣示也祇因二阿哥舊在東宮失儲君之道故阿其那允禔等潛萌希冀之心而阿靈阿揆敘鄂倫岱等又復私相附和將二阿哥百計傾陷以便遂其私願夫二阿哥之居心行事

皇考無不照察廢黜斷自

宸衷豈伊等所得施其伎倆乎二阿哥一日在東宮之位凡爲臣下者當守一日之臣節豈可以悖逆之私心而視東宮如讐敵乎及二阿哥廢爲庶人已見斥於皇考又有一等奸宄之徒妄思復立以圖僥倖此又背紀亂倫之罪人也當時伊等見二阿哥廢黜妄以爲伊等奸計之所致邪黨愈加堅固公然欲仗邪黨之力

以東宮之位爲可唾手而得慢無忌憚竟有敢與
皇考相抗之意此實朝廷之大患國家之深憂是以朕卽
位以來百凡經理費盡苦心乃三年之久頑邪尚未
盡化風俗尚未丕變爾等滿洲大臣急宜醒悟當日
世祖章皇帝御極正在冲齡睿親王輔政大權在握一日
以黃色衣示在廷大臣詢問可否衣著而比時大臣
尚力爭以爲不可凡滿洲耆舊內此等行事不可枚
舉剛方正直之風權勢所不能奪者歷歷可考當時
上三旗風俗只知有君上後因下五旗之人與上三
旗之人並用遂染下五旗卑微之習然從前下五旗
之人雖各有該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

有管主也何以至於今日遂苟且卑靡一至於此如
昨日都統五格在朕前奏對尚將獲罪削籍之允禔
稱之爲主五格乃一無知武夫此則風俗頹壞大義
不明之故也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朕事事效法

祖宗願爾等亦效法爾之祖父忠誠自矢一念不移古人
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臣子之於君上乃天經地義
苟懷二心而存游移瞻顧之念卽爲亂臣賊子天理
國法豈能容乎如阿靈阿鄂倫岱等之奸惡不明大
義其存心行事爾等當以爲戒當日滿洲風俗醇樸
尊君親上之心最爲肫篤雖遇天潢宗室未嘗不加

禮敬而君臣之大義極明金石之心腸不渝朕今日之諄諄訓誡不憚反覆周詳者無非欲正人心化風俗使國家永享昇平之福耳至於允禔改名之事諸王大臣議令發伊自改若發令自改此等奸巧之人必至又多計詐著交與誠親王恒親王酌改具奏十九日刑部等衙門議奏捏造小抄之何遇恩等

依律斬決奉

上諭何遇恩邵兩山俱改爲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報房小抄捏寫端午龍舟遊燕之事以無爲有甚屬可惡朕素性事事率真不爲粉飾今歲駐蹕圓明園春間花開時適值諸大臣奏事齊集朕於理事

後偶爾率同觀覽賜以家常食饌爲時不過二三刻仍以吏治民生人心風俗諄諄誥誡君臣互相勸勉並不因遊覽而忘咨儆也賜食畢朕仍至勤政殿辦事如常此滿漢文武大臣所共知共見者今觀小抄所載旣可以捏造全無影響之談則從前之偶爾看花又不知如何粉飾傳播矣夫自古帝王遊燕亦所不廢果能於遊燕時所對者皆諸王大臣所言者皆民生國計其於勸勉化導不大有裨益乎總之人主所最要者在於一心果誠心戒省念茲在茲無地非咨儆之處也乃無識之人不能知此又加以捏造之言令人聞之皆生疑駭如小抄所載正復不少又如

各省督撫貢獻地方土產食物此亦封疆大臣達瞻仰之情展恭敬之悃實不便一概屏却昔

聖祖仁皇帝時常擇其不適於用者多皆不收朕思遠方之物既已齎至京師若不受則攜回反多路費故常體其情而受之而宮中所用有限每因諸臣奏事之餘隨便賞賜總因朕心之待諸臣坦易真率實是家人一體之誼若謂朕借此爲鼓舞臣工之具因以分別朕待諸王大臣之輕重則不知大體之甚者也又見督撫等自陳本中有將頒賜細物臚列詳載者此等識見甚屬卑陋至於外任微員武弁出京時朕擇其可以琢磨者每多召入訓誨又加恩賜無非欲

其捧至任所觀瞻賜物思朕訓誨之切以盡職守而伊等出外往往誇耀鋪張以致訛傳失實似此卑陋之見謬誤之言遠近傳聞安能察其真僞故因小抄捏造之事並諭及之

二十九日奉

上諭聞京城近日米價騰貴雖因天氣連陰然一時驟長恐有奸人囤積射利借此擾亂情弊著都察院轉飭五城曉諭各行戶不得過高價值勒索小民倘有囤積遏糴不遵勸諭者該城御史密行訪察從重治罪將京倉好米發五萬石分給五城每城領米一萬石照例立廠委員平糴其價值著九卿定議具奏此

所糶米石俟市價平減卽行停止其存剩之米卽存貯該城將來若市價一貴卽將此米平糶以濟窮民若此米用完仍需平糶著都察院再行奏請

雍正四年六月

上諭十四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朕自卽位以來思念

皇考付託之重惟恐天下之人有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自朝至夜殫心竭慮晷刻靡寧無非欲休養生澄清吏治使中外永享昇平之福以仰慰我

聖祖仁皇帝在

天之靈卽如前歲雨澤偶愆去歲畿輔被潦朕在宮中虔禱

上天叩首至於傷腫中夜屢起瞻望雲色以卜晴雨祈禱

之時嘗終日飲膳不御不止於減膳而已此皆朕默盡其心不肯令人知之在朕心以爲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之意至真至切可以自信無少愧歉於中故凡下詔求言之事未曾舉行今夏二麥登場之時適值連雨目前雨雖暫晴尚未開霽朕爲小民深切軫念且奸民郭允進私貼謠歌有軍民怨新主之語朕心因此反躬自省不能無疑或用人行政之間在朕已實盡其心而衆人觀論尚有以爲未當之處亦未可知總之千萬人之中有一二人或有異議朕心卽欲省察而權衡之爾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官皆朕簡用之員職在勸勸誼同休戚若朕身有過可

直言無隱政治得失亦卽各抒己見據實陳奏朕必嘉納勿視爲具文勿有所瞻顧苟且塞責重負朕真切清問之至意

初二日

諭吏部兵部凡因冤抑被叅而復職者皆係朕特恩超拔之人該員自應加意奮勉以報格外之恩嗣後此等人員除因公註誤外若居官仍有貪酷不法者俱重治其罪題叅虧空革職之員補完開復與捐復者亦如之著行文各直省將軍督撫提鎮一體遵行

初五日奉

上諭三年舉行大計所以激濁揚清整飭吏治必舉劾

之間至公至當方足以昭勸懲之典查定例卓異人員俱送京引見而叅劾人員則聽候部院議奏不行引見此中或有冤抑及避重就輕等弊亦未可定嗣後大計之年除貪酷之員既已指明劣跡叅奏無庸再行引見外其餘叅劾等官該部照例處分出缺其應作何送京引見之處九卿詳議具奏

又

諭意達里亞國教王覽王奏請援釋放德里格之例將廣東監禁之畢天祥計有綱一體施恩釋放等語查德里格於康熙五十九年因傳信不實又妄行陳奏我

聖祖仁皇帝念係海外之人從寬禁錮及朕卽位後頒降

恩詔凡情罪可原者悉與赦免開以自新德里格所犯與赦欵相符故得省釋彼時廣東大吏未曾以畢天祥計有綱之案入大赦冊內具題上聞今據王奏請朕查二人所犯非在不宥之條卽王不行陳奏朕亦必察出施恩今特降旨與廣東大吏將畢天祥計有綱釋放以示朕中外一體寬大矜全之至意茲因使臣回國再賜人參貂皮等項用展朕懷王其收受故茲勅諭

初六日吏部等衙門議奏編設保甲處分定例奉上諭弭盜之法首嚴保甲以清盜源而州縣等官往往

奉行不力又見武職等官多因盜案誣誤情法不得其平故降諭旨令九卿定議具奏今九卿不識朕意議稱如有盜竊不行舉首者將同甲之人及保正甲長牌頭一槩從重治罪其實不知情而未首者亦將保正甲長牌頭分別治罪所引治罪之例實屬太過未免牽累多人良民必受煩擾將本發回著再議具奏

初九日

諭總督倉場侍郎旗丁輓運天儲每歲勤勞朕屢降諭旨加恩優恤欲其俯仰充足不至匱乏近聞糧船抵通石壩經紀勒索斛費每船至三十金在從前旗丁

多帶貨物射利營私所過地方不無需索煩擾故抵通之後有此陋規今各幫旗丁遵守法度押運官弁約束亦嚴所帶貨物有一定額數不敢多攜除所給行月糧外安有餘貲以爲斛費爾倉場總督可嚴飭坐糧廳申飭經紀嗣後糧船抵通除應加耗米外不得借斛費名色索取銀兩亦不得淋尖踢斛以致正糧虧缺苦累旗丁倘有違者必嚴加治罪若該管各官失於覺察經朕訪聞亦必從重議處

十二日

諭江西巡撫裴率度聞福建今年春夏以來雨水稍多天氣寒冷禾苗興發甚晚目前米價昂貴民食頗覺

艱難江西素稱產米之鄉況去歲今春皆獲豐收理宜通融以濟閩省近聞江西地方官遏糴不令出境甚非情理著將江西存倉之穀碾米十五萬石動用腳價遴委能員卽速運至閩省交界地方先期知會閩省督撫委員領去分給各地方以濟民食毋得遲緩其動用腳價作何還項可與閩撫酌議動用倉穀作何還項可與兩江總督酌議具奏

十三日

諭戶部江南泗州逼近黃河地勢低窪因去年黃水衝決之岸尙未合龍今年四月間水勢漫溢以致泗州地方禾麥又被淹損朕心深爲軫念著布政使石麟

動支庫銀二萬兩親自前往泗州確查被災之民逐戶散給勿令鄉約里長及胥吏人等絲毫侵蝕務使窮民均霑實惠不至失所爾部卽遵諭行

十四日奉

上諭朕自卽位以來朝乾夕惕惟恐有負

皇考付託之重於國計民生風俗吏治時時留心諮訪而未專下求言之詔者亦惟恐諸臣因此或有頌揚之語也近因雨水稍多朕實推誠降旨詢問政治得失今覽諸卿所奏敷陳功德朕若作愧歉之詞觀覽亦屬居然任受矣奏內頌揚之語朕不作頌揚觀惟實心作規諫期望觀益加黽勉以期副諸卿陳奏之語

以仰慰

皇考在

天之靈爾諸卿近來皆守法奉公恪勤供職於敷奏舉劾之間朕洞見諸卿之心朕甚嘉焉但似出於勉強尙未底於自然亦期諸卿交相砥礪合於大公贊襄化理以副朕心膂股肱之寄朕旣宵旰勵精期副諸卿之言諸卿亦當公忠匪懈必底自然以副朕之望君臣至誠勉勗一德同心爲四海蒼生造福澤於無窮以共報我

皇考之深恩是朕之厚望也

十五日奉

上諭各省解部錢糧收兌之時短欠之數甚多從前外省解部銀兩於正項庫平之外有加平隨平飯銀掣批等項其暗中包攬官吏勒索種種雜費又不一而足此內外所共知者自怡親王總管三庫以來實心辦理潔已奉公前此弊竇已盡剔除外省解餉浮費實減省十分之八九此亦內外所共知者何以解京之項短欠俱如此之多蓋緣各省藩庫季報實存銀兩悉令撥解京餉藩庫尙有虧空不能掩飾於地方官甚有不便故將解部之項輕平彈兌或扣存於解官私橐致使必有短少以見銀庫有彈兌苛刻之聲名爲將來協撥存留那移掩飾之計此事甚有關係

嗣後解部銀兩若短欠無多者仍照舊掛批行令本省補解外其短欠多者將原銀仍交與解官留京看守行文該布政司令其親身赴京到庫自看彈兌務令對證明確若原無短少則咎在庫官將庫官從重議處如果解送短少定將該布政司從重治罪所缺銀兩照數追賠各該布政司以諭旨到日爲始凡有起解銀兩遵照奉行

十六日戶部等衙門議定湖廣入川人民條例奉上諭楚民入蜀開墾康熙五十一年所定之例甚明鄭松齡身任綏陽乃竟不知向有此例卽云日久廢弛豈有地方官全不聞知之理此皆年羹堯恣肆妄行

藐視國法並未奉行之所致著四川巡撫法敏等實心奉行務除積弊以靖地方倘仍舊苟且塞責必當從重治罪

十九日奉

上諭查律載鬪毆成傷定有保辜之限所以重民命而慎刑罰也聞京城內外凡鬪毆傷人者各該地方步軍無分輕重卽將兩造並拘如遇重傷之人則用門板扛擡先赴該旗步軍尉報驗次赴兩翼總尉衙門掛號然後解送步軍統領衙門聽審倘係應行咨部之案則拖累之日更多大凡被毆之人受傷雖重尙可醫救一經移動失於調理勞頓冒風或致殞命此

等命案雖係愚民好勇鬪狠而亦未必非問理各官
懈忽之所致也嗣後凡係鬪毆成傷者應分別傷痕
之輕重若傷重不能行動者禁止移動勒令卽時加
意調治著問理衙門委官親詣驗看使被毆之人得
以安卧醫救不致誤傷性命其應如何定例通行之
處著三法司衙門詳議具奏

二十八日

諭諸王大臣從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財用人朕思
用人之關係更在理財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財
之不理事之不辦乎朕卽位以來推心置腹以待爾
等大臣時時諮訪務得人才共襄庶政爾大臣等亦

各有所保薦以備任用朕深嘉之但知人自古爲難
而保人更非易事知人者不過知其才具豈能知其
存心保人者亦只能保其目前豈能保其異日是以
朕曲爲體諒從不苛求但公私二字所關甚重不可
以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不可不時時警醒
也卽如始初見其人好而舉之及旣舉之後其人改
操易轍卽當據實奏聞倘以爲從前旣舉而自護其
短爲之掩飾彌縫此則公中之私也或始初因朋友
故舊之情而舉之及旣舉之後時時警戒提撕相責
以善一聞其聲名不好或卽行檢舉或密奏以聞此
則私中之公也爾等大臣每一人所舉多者不過二

三十人爾等一人精神足以貫注之平時訪察其行爲勸勉其廉謹倘居官不善卽行叅奏不稍回護如此則人人有所忌憚爭自濯磨國家可收得人之益爾等亦不愧以人事君之義矣如圖理琛張保傅鼐馬喀四人從前聲名原屬平常而其才皆有可用朕爲愛惜人才起見擢而用之以觀其後效今圖理琛張保能恪慎供職不負朕簡用之恩是以朕待之如初至於傅鼐馬喀負朕恩遇自蹈罪愆朕卽執法懲治豈以當日旣經擢用此時回護包容曲爲寬假乎此朕大公至正之心因物付物之道爾大臣等爲國舉人亦當以此爲法又如爾等大臣各有子弟居官

父兄旣列同朝豈無朋友關切之情然與其私受囑託庇護朋友之子弟使子弟有所恃而不肯努力上進何如切加教導使其儆惕玉之於成若大臣子弟父兄旣能訓迪又有堂官之督責則成人者必多國家豈不甚樂有世家大族之子孫而用之哉總之朕之優待爾大臣與其遷官賞賚不若成就爾之名節爲一不朽之人爾等之於朋友及薦舉之人與其結以私恩小惠護其過愆而喪其人品何如以大義相規使之爲端人良吏永保令名至於家庭之間訓導子弟又不待言矣勉之戒之

二十九日奉

上諭高其位等爲伊父奏請賜卹甚是高天爵捐軀盡忠大節可嘉高其位高其佩乃現任大學士都統大臣伊父高天爵著給與禮部尙書職銜追賜卹典至八旗各省有似此被難而未獲恩卹者俱著詳察具奏

雍正四年七月

上諭三十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凡各省地方有缺米或米價昂貴者必係其地上年荒歉所致今歲楊文乾奏廣東米貴駐防兵丁有不許巡撫減糶之事宜兆熊毛文銓又奏福建缺米有土棍搶米大鬧直至巡撫大堂之事此二省上年俱奏稱豐收並未云荒歉也且據黃國材稱福建積穀現有一百六十餘萬石而毛文銓乃奏請於江西採買米石朕已降特旨令江西運米十五萬石往福建平糶然黃國材謂福建有米而毛文銓則求米於

鄰省觀此則當日兩人之交代種種不清可知矣滿保黃國材在福建多年諸事善於掩蓋彌縫或毛文銓爲其所愚耳朕素聞閩省民多愚悍每遇米貴卽借端罷市以圖搶奪今又有此舉或黃國材等囑其舊屬暗唆地棍土豪故爲此事以窘毛文銓而形容前任巡撫之能亦未可定著行文總督高其倬留心察訪若有其事卽令指名題叅至福建廣東二省地處極邊米穀應作何貯備著九卿會議具奏

初二日戶部議覆河南巡撫田文鏡條奏州縣交

代事宜奉

上諭此案係河南巡撫田文鏡條奏之事九卿議准只

應准行於河南地方不必通行各省大凡一省督撫條奏之事他處見有裨益踵而行之者有之或有瞻徇掣肘不肯倣行者有之或其地實有所不便不能一例施行者有之朕俱不強其畫一惟徐徐視其行止以觀其心蓋此等招怨之事一有條奏而卽通行各省則未條奏之地方官皆得推卸而求悅於下曰此事乃某人條奏部議通行原非我所欲行也卽如丁銀攤入地畝一事於窮民有益而於紳衿富戶不便曾經李維鈞條奏准行於前繼之者則雲南山東一二省耳又如陳世倌所奏巡撫衙門抽鞞彈兌一事不但他省難行卽山東本省亦不能行陳世倌陸

見來京布蘭泰護印卽變其法此又不可執一者也
此本內議稱通行各省一體遵照之處不必行

又營田水利府叅奏河工効力之候選知州郎達
侵蝕帑銀捏報被竊奉

上諭朕因直隸頻罹水患思除害興利以厚民生不惜
多發帑金特令怡親王經畫察理無非愛養斯民之
至意凡屬効力人員皆當仰體朕心畏法懷德勤慎
効力乃郎達身列職官又被委用尚忍侵蝕帑銀捏
報被竊非有人心之人也似此毫無畏懼出格劣員
不得照常例處分著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又浙江巡撫李衛題報僧人慧岸等將不法僧人

本盛燒死奉

上諭釋老之教其妄談禍福神通怪誕之說原非佛老
設教本意至於心性本根及善惡感應之論不可云
無補於人之身心然於治天下之道則實無裨益故
自古明王聖賢恐其有妨正學疎而遠之然亦未嘗
有意挫折之以示公也數年以來屢見密陳條奏內
有十數人痛詆釋道之非更有請勒令天下僧尼還
俗婚配之迂論者夫治天下之道在於順人物之性
而安其固然朕於兆民之廣惟恐一夫一婦不獲其
所焉有不問僧尼之情願與否而悉以官法繩之勒
令還俗失其本業也似此則天下之大不獲其所者

不啻數百萬人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
僧尼卽鰥寡孤獨之類耳地方官吏所當矜而憐之
者從來講理學而不達理學之人首先詈罵二氏卽
自以爲理學此習不知創自何典夫理學貴於躬行
實踐若虛詆二氏卽爲理學則理學亦甚卑淺太容
易人人皆可爲矣何輕誣理學至於此極若云妖言
惑衆作奸犯科者出於僧道則如近日獲重罪處極
刑之汪景祺蔡懷璽郭允進等又何嘗皆僧道耶執
法不平不足以治天下持論不公不足以服人心今
浙江奉化縣雪竇寺住持慧岸等燒死不法僧人本
盛一案其造意之慧岸舉火之自修俱已監斃矣該

撫又將爲從之慈雲子林擬絞具奏是以數命而抵
償一命殊非情理朕實不忍該縣知縣黃霽始初承
審遲延又監斃二命其中必有勒索不遂情由著將
黃霽解任交與該撫嚴加審訊務得監斃僧人實情
李衛如不能明白此案朕另遣京堂確審况具奏案
內之慈雲可一旣供未曾受戒李衛必欲指定爲戒
僧亦屬深刻慈雲子林俱著卽行釋放

初五日

諭刑部楊得楊狠二人毆死陳奎今旣將楊得准留養
親又將楊狠照餘人律杖責發落是竟無抵償之人
矣於情理未協著交與九卿另議具奏

又湖南巡撫布蘭泰題叅衡山縣知縣張翼看戲
飲酒不行轉解犯人并不接民間詞狀奉

上諭張翼著革職其飲酒觀優公事廢弛各款俱屬應
叅之事但稱張翼不肯接受詞狀此語甚屬錯悞民
間詞狀虛妄者多若一槩接受必啟刁民誣告健訟
之端此風斷不可長卽如余甸任山東按察使時多
收詞狀後來辦理不清人受其累布蘭泰若以收受
詞狀之多寡定屬員之賢否則屬員必致以此相尚
生事滋擾著飭行

初七日

諭吏部道府等官有表率屬員之責關係緊要必得賢
能諳練之員方於地方事務不致貽誤朕慎重官方
雖州縣等官皆審酌補用而於道府尤爲加意非審
知其人才識足以勝任者不輕試用捐納候選人員
俱係急公効力之人自應遇缺按班錄用但伊等初
任者多於地方事務從未經歷一旦畀以道府驟膺
民社未必遽能稱職及至不稱職時督撫糾叅永遭
黜革情亦可憫嗣後凡係捐納候選道府人員俱著
補授各部郎中令其學習辦事各司司官人多縱少
有不及亦不至於廢弛事務不比道府之賴伊一人
若有貽誤則害及通郡並累伊功名也至應陞道府
時令該部堂官保送吏部引見仍照伊原捐之職銓

用如此則伊等才具之優劣人品之賢否可以試用而知將來補授道府皆能諳練事務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矣爾部詳議具奏

初八日

諭直省督撫布按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潔爲本但封疆大吏職任甚鉅書經洪範所稱有猷有爲有守三者並重則是操守者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安民察吏興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頗廉以爲可以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經理苟且塞責姑息養奸此等之人貽害甚大蓋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爲

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皆稱之無所取於屬員而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之賢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親戚犯法則姑容而不行叅革地方之強紳劣衿生事則寬待而不加約束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懲盜賊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於盜賊皆樂其安靜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羣然歎息以爲去一清廉上司爲之稱屈此則平日摸稜悅衆違道干譽之所致也故但潔已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爲害較操守平常之人爲更甚操守平常者其心旣不

敢自恃爲清官常懷畏懼之心頗有所整頓經理事務不至曠廢朝廷又時時留心訪察一有不善卽加懲戒而在朝之官員及伊屬下之官吏紳衿人等皆伺察其過不肯爲之隱諱是以此等之人貽累於地方者尚輕而潔已沽譽之巧宦貽累於地方者更甚也如查弼納楊名時裴粹度張楷魏廷珍操守雖清而皆顧惜情面一味遷就求容悅於人故內外之人稱譽之者甚多如田文鏡楊文乾李衛諾岷其操守且勝於查弼納楊名時裴粹度張楷魏廷珍而乃因其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滿衆人之意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加

以評論此風若不悛改必至封疆大吏皆以實心任事整理地方爲嫌相率而爲苟且之計吏治何所倚賴乎夫良藥利病者必苦於口名臣持正者必不悅於俗若諸事不理一味和同因循而但託清名以藏拙是木偶耳廢法悞公累民債事莫此爲甚朕深望爾等爲明體達用之全材而深惜爾等爲同流合俗之鄉愿故諄諄告誡不憚周詳夫不教而罰朕不爲也若教而不遵朕亦安用此無益於地方之清官以悞事哉此朕春秋責備之義勉之凜之

初九日

諭吏部朕從前曾下諭旨各省道府州縣之居官好者

命總督保舉三人巡撫保舉二人提督布政按察二司各保舉一人密封具奏不得互相商議原以通省人才不少保舉多者不過二三人少者僅一人諸臣於所素知者各拔其尤自然精確督撫提督布按二司皆朝廷大吏受國家深恩自應體朕爲天下得人之意不徇私情秉公薦舉乃其中竟有挾私妄舉者如滿保所保之沈瑞鶴藍廷珍所保之高鐸年希堯所保之張瑗王朝恩所保之張明敘王景灝所保之安定昌余甸所保之宋懷金成永健胡期恒所保之孔毓銓羅殷泰所保之薛祿天俱極庸陋不堪大悖人臣以人事君之義今各員引見將完爾部可再行

文與各省督撫布按二司除從前曾經密舉及朕特旨補授各員外督撫暨布按二司各於道府州縣中明舉一人不得雷同督撫自行題奏布按二司咨呈爾部文到日爾部卽繕摺具奏被舉之州縣官員並令給咨來京引見保舉之道府官員不必來京如有挾私任情草率濫舉者朕必從重治罪斷不姑容爾部卽遵諭行

十一日奉

上諭據余甸奏稱成永健在日照縣十三年安心久住僻遠之小邑不鑽求卓異調繁必是守本分不能諂媚上官之人等語大凡察吏之道當觀其實在政績

如何若無實蹟可舉而但云安心僻遠之小邑此不過一貪位苟祿備員全身之流耳至云不鑽求卓異調繁必是安分不肯諂媚上官則是卓異薦舉必由鑽營而後得如余甸當日以郎中在籍而陳鵬年特行保題爲山東濟寧道想亦是從鑽營而來耶且如目今余甸之薦舉成永健亦必屬鑽營可知矣據余甸之說將使居官之人皆以被卓異薦舉爲可恥天下有是理乎余甸又奏稱年羹堯係成永健取中門生而成永健詩文中並無鋪排門生年羹堯一語此乃成永健畏懼年羹堯不敢屈年羹堯在門生之列余甸豈得以此高其品識乎此等議論識見迂濶庸

陋不堪之甚余甸又稱留心採訪並無聲名不好亦無怠惰之處等語成永健之飲酒已自認不諱余甸旣留心採訪何以於飲酒並未訪聞居官之人旣好飲酒必致諸事廢弛何得云並無怠惰著行文余甸一一再行明白回奏

十三日奉

上諭歷來諸臣保舉人員有錯悞之處朕俱寬容不加譴責凡人不能無過所患者不能改過耳若諸臣實能辯明其過乃朕心所深喜倘文過飾非則大悖於聖賢之道矣尚可望其悛改乎余甸識見庸愚淺陋著嚴飭行

又九卿議覆福建布政使沈廷正條奏丁銀攤入地畝事宜奉

上諭本內議稱丁銀歸併地畝於窮黎有益應令各省督撫詳查妥議等語大凡於地方民生有益之事各省大吏自應詳查陳奏何待朕諭朕於此處亦觀其辦事存心如何朕深知此事當行但不肯命勉強行之令伊等得以藉口推卸已責昨因九卿議覆田文鏡條陳知府交盤本內特降諭旨甚明此本內所議通行各省之處不必行餘依議

又吏部議奏前任兵部尚書孫柱等不將甘州駐防兵丁自拴馬匹議入官馬數內應照例處分奉上諭朕從前就事降旨部內並未詳明但就朕所降諭旨將堂司官員俱以揆此二字定爲徇情作弊議以革職司員若實有情弊則伊等之罪不止革職若無情弊則議以革職又屬太過著將此本發回察明再議具奏

又禮部議覆江蘇巡撫張楷奏請新設元和等縣增添進學額數奉

上諭張楷此奏甚屬務名長洲等處因事務繁劇故分設兩縣其實地不加廣人不加多入學名數自應照舊額數分隸兩縣此一定之理今張楷請於元和等十三縣照大學之例增定額數誠所謂違道干譽者

部議又以大學太優請照中學亦屬錯誤張楷係旗下舉人出身故偏向科甲以博虛名前進京陛見面奏時朕見其意見偏徇甚以爲不然曾加訓誨夫國家用人但當論其賢否不當限以出身朕卽位以來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賢無方不可謂科目之外遂無人可用倘自恃科甲而輕忽非科甲之人尤爲不可且古來名臣良輔不從科目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屢見有蕩檢踰閑者况旗下應試人少中式甚易非如漢人於百人之中拔取一二也法海張楷不過僥倖得中進士舉人乃便以科目自負輕視非科目出身之人甚是狂妄可鄙張楷處處博取虛

名不止一事此奏更屬不合著吏部察議具奏此事著該部另議具奏

十四日

發出奉使閱河內閣學士何國宗等奏摺七件奉上諭著九卿會議具奏河圖併發其河南小丹河一件何國宗等與田文鏡嵇曾筠兩議具奏何國宗等乃一已之見田文鏡嵇曾筠身在地方所見自然明確著照田文鏡嵇曾筠所議行其山東疏濬泉源一件何國宗等議設管泉通判一員甚是著照所請行山東挑濬馬頰徒駭二河前經陳世倌差委道員徐德倣辦理此處工程甚屬緊要徐德倣才具中平不稱

此任著御史尤清王之錡各管一處不必照欽差例
只作陳世倌屬員聽其調度不得自立意見其高家
堰加修堤工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漸增修恐
致遲緩著照何國宗等所議卽動正項錢糧作速估
計興修

十五日奉

上諭今日朕從

恩祐寺瞻禮回來因見看門之護軍叅領二德氣甚高傲
怨忿之色見於顏面朕問係誰屬下伊奏稱係允禩
屬下及令伊將允禩悖逆事蹟奏出二德仍爲允禩
隱諱回護一事不肯陳奏朕從前曾命馬爾賽拉錫

等到允禩家傳集允禩屬下人員降旨寬宥教訓時
允禩屬下所有人員暨西白太監等無不感恩悉知
允禩之罪而二德竟無一語道及允禩之非毫無感
恩之意二德誠爲國賊黨援允禩羽翼今在朕前舉
動光景明係大光棍著將二德鎖拏交與三法司嚴
行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據鄂爾奇繆沅奏稱直隸借糶倉穀弊端種種無
非地方官巧爲掩飾虧空之計向來直隸倉穀虧缺
甚多朕知之甚悉各官惟恐敗露故設計彌縫詳請
借糶李紱爲其所欺遂代爲題請且未經奉旨卽先

爲散給及派員往查又轉停止覽鄂爾奇等所奏各官情弊顯然凡此等州縣官員若仍留原任將來假公濟私那新掩舊必至刻剝小民虧欠正項而地方倉廩始終不得清楚可將巧稱倉穀出借各官悉行解任著吏部將投供到部候補候選之州縣官俱帶來引見朕親自選定人數其鄂爾奇等已經到過之正定順德大名廣平保定五府所屬贊皇等二十一州縣著卽將揀選人員掣籤發往鄂爾奇等未到之永平宣化順天三府所屬之二十一州縣俟伊等到彼查出有出借倉糧者卽咨吏部令籤掣人員前往代之以以上各州縣借出之穀俱著解任之官員自行

催還以一年爲限限內全完者仍准卽行另補若先期速完者隨到隨卽另補若逾限不還者治以那移虧空之罪如此辦理則虧空之員不得復居現任挾制小民那移出納而接任之員交代井然又無前後不清之項若果係借欠在民按數催還其原官仍可另補於公私均有裨益李紱旣不能稽查屬員之巧飾虧空轉爲伊等欺朦具題代請又不候旨卽令各屬擅自給發甚屬不合著嚴飭行又鄂爾奇等奏稱阜平贊皇等處違例將穀借給兵丁向來有無借給兵丁之例著九卿察明具奏聞直隸各處倉廩久未脩理傾圯者多此皆地方官漫不經心李維鈞不實

心任事之故著李紱嚴飭各屬設法速行修整

十七日奉

上諭從前凡密摺奏事者多挾以誇耀於人往往洩露密旨朕深悉此弊自御極以來屢降諭旨凡硃批奏摺俱令呈繳其摺中所批之語俱不許宣露卽子弟親戚亦不許通知蓋因密奏密批他人原不得而知而傳宣每易至於舛錯此事甚有關係也前路振聲具摺啟奏朕硃批中偶有獎伊弟路振揚數語乃路振聲卽寄信於其弟而路振揚竟具摺謝恩以密摺密批之事公然私相寄示豈朕從前不許宣露密摺硃批之旨一人獨不知耶且路振聲所奏朕優待伊

弟之處亦屬非體以武職大員尚錯誤如此則其餘官弁將朕旨誤傳或誇張粉飾多失其實又不待言矣路振聲路振揚不學無術粗陋已極甚屬不合著該部俱嚴飭行

又奉

上諭從來流言之傳播皆起於奸宄之徒無賴之輩欲擾亂政事顛倒是非故造作無稽之語煽惑人心流布遠近間或國家舉行一事因流言而中止而造作之人益自以爲得計而肆其伎倆此等爲害不可勝言朕卽位以來外間流言有謂好抄沒人家產者有謂輕聽風聞之言以爲黜陟用舍者朕旣聞知則

不得不以其故曉諭衆人知之祇以從前貪贓犯法之官皆朕之所深悉此等之人蠹國殃民罪大惡極卽立置重典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殺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屬浩蕩之恩若又聽其以貪婪橫取之貲財肥身家以長子孫則國法何存而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沒家產之例是以朕將奇貪極酷之員抄沒其家貲以備公事賞賚之用蓋所以昭國法而懲貪污並使後來居官者知婪贓之物不能入已無益有害自不肯復蹈故轍矣此等兇惡之人本身應正典刑家產抄沒妻子皆當遠徙者朕皆從寬赦免而止於抄沒其贓私尚保全其性命卽

本人稍有人心應知感恩戴德何得因抄沒而生怨望乎且朕臨御以來覃敷恩澤如各省蠲免錢糧不下數百萬兩賞賚兵丁及各地方興利除患所費亦不下數百萬兩此皆中外所共知者夫以額徵錢糧及內庫帑金爲數如此之多朕尚毫無吝惜豈反爲此貪官污吏些微之財物以啟小人之議論乎卽如年來抄沒之人不過是年羹堯滿丕李英貴何廷圭等及阿其那塞思黑等門下最用事爲非之人耳此皆奸惡顯著之徒法無可貸有何屈抑而爲之不平乎近聞市井中鬪牌名色有稱抄家湖者公然於賭博遊戲之中譏刺朝政甚屬可惡至謂朕喜聽風聞

之言以爲黜陟用舍此語亦屬愚昧蓋因十數年來
人情多詐每遇薦舉叅劾多有情弊不出公心重負
我

聖祖仁皇帝集思廣益之至意是以

聖明洞鑒隱微不輕聽信於是懷私者旣畏懼而不敢言
謹慎者又避嫌而不肯言彼此緘默遂成積習朕卽
位以來常思

聖祖仁皇帝以天亶聖人臨御六十餘年一切政治經
宸衷獨斷無不盡善若朕則辦事之初必須公聽並觀盡
去壅蔽庶能合於機宜而又恐大小臣工有所牽制
而不敢直言有所瞻顧而不便明言者是以令其密

摺具奏及發與廷議有裁去本人姓名者無非欲諸
臣無所回護直言無隱使下情盡能上達利弊悉能
周知全無壅蔽之患永享昇平之治也至於密奏中
薦舉叅劾者朕原未嘗輕信必細細留心訪察確有
証據衆論僉同然後加以黜陟用舍未嘗因一人之
奏而卽定其人品見諸施行也不知者以爲輕信風
聞而朕則慎重周詳務求實蹟也以上流言二事皆
係阿其那塞思黑允職允禩等同黨之小人心懷私
忿故造狂悖之語蠱惑人心擾亂國政更有一種貪
賊犯法之徒畏懼抄沒叅劾是以造作此語傳播遠
近希冀因流言而停止自古治天下之道發政施令

只論理之當行事之當行與否悠悠之口何足爲憑
朕之此心可以對越

皇考可以對越

上天可以告天下億萬臣民而一二奸邪小人乃欲挾其
如鬼如蜮之伎倆以惑衆聽而撓公事朕豈肯絲毫
爲此輩流言所動乎天下之人奸惡者少而善良者
多造作流言者少而悞聽流言者多彼奸惡之徒造
作流言實自作之孽倘經緝獲按律在所必誅此外
善良之人當共知朕心勿爲邪說所惑其偶行抄籍
也實於懲貪罰惡之中尚寓寬仁之意其廣行採訪
也實欲收好問好察之益以爲政治之資朕之宵旰

憂勤無非爲國是民生思久安長治之計天下之人
豈忍聽宵小狂悖之言而忘君上高厚之恩哉

又奉

上諭貴州狝家苗肆行不法十餘年來擾害平民朕知
之甚悉石禮哈方署巡撫印務卽奏其罪惡多端應
行征勦馬會伯到任亦奏與石禮哈相同朕恐石禮
哈年少孟浪用兵之事不可輕舉未卽允行何世璠
到任則奏稱苗人應行招撫不必用兵言武員好大
喜功貪圖議敘且狝家苗藥箭銛利地勢險阻亦不
易於成事等語丁士傑所奏大槩亦與何世璠同朕
曾下旨與何世璠卽令其招撫而何世璠並不能有

所招撫及高其倬到京亦面奏應行征勦以靖地方
朕又降旨與鄂爾泰令詳悉斟酌鄂爾泰亦奏稱用
兵爲是是以令石禮哈馬會伯協同辦理此事然此
事甚有關係朕心時時厪念今據石禮哈奏報谷隆
長寨者貢羊城壘等處俱已攻破首惡阿革阿紀及
爲從兇苗川販等亦俱就擒縛等語朕心甚爲嘉悅
何世璠從前見事不明性又懦弱未必能審究此案
著將各犯交與鄂爾泰審訊窮究詳悉分別定議並
安插撫恤使地方永遠寧謐不受惡苗之擾一一經
理具奏石禮哈調度有方籌畫盡善除事竣具題到
日照例議敘外今先沛特恩於其父著將石文焯革
職之處復還以示朕賞功推恩之意

又奉

上諭據弘春所奏阿其那曾得過允禩銀二十萬兩塞
思黑於康熙六十年曾得過允禩銀六萬兩阿其那
僞爲廉潔而利允禩之貪惡以供其多取廉潔之人
乃忍心害理至於此乎且得銀如此之多不審從前
何功於允禩而當之不愧嗣後何以酬其贈而受之
不疑至塞思黑當康熙六十年得揆敘家之銀已百
餘萬而允禩尚以六萬兩予之塞思黑竟受之均屬
可詫著將弘春所奏及順承郡王訊問阿其那回奏
之語一併與滿漢文武各衙門官員觀看

又
諭刑部國家立法本以懲兇暴之徒而因事原情則時
深惻隱之念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所以斟酌權
衡用廣好生之德也朕慎重刑罰矜恤下民每遇讞
鞫之案往復披覽至再至三求其可生之路嘗見各
直省命案內或緣細事起爭或因護親情急或已經
退避而毆者勢不相容或本意恐嚇而誤傷者遂至
莫救其中有經報官保辜者亦有未經保辜者有延
至數日殞命者亦有延至數十日殞命者當其爭角
之時祇知乘憤直前豈計因傷致斃按律抵罪法所
當然但念蚩蚩愚氓祇因一朝之忿頓罹重罪每詳

閱案情朕心實爲不忍且秋審時凡情輕之案多以
情可矜原減等發落今朕特沛殊恩予以自新之路
現在各直省具題到部已未入秋審案內除情由可
惡者不准寬免外其何純恭等一百七十七名俱著
寬宥釋放分別有力無力照追埋葬銀兩給付死者
之家如不照數給出仍將該犯照例減等發落并著
詳記檔案倘該犯日後再有所犯必嚴加治罪此朕
格外生全浩蕩之恩爲舊例之所未有凡茲小民當
體朕省刑宥過之慈懷身受者力圖改悔以贖前愆
旁觀者觀感提撕時存警醒父訓其子兄勉其弟比
閭族黨互相勸勉各安本業不犯王章則是朕之法

外加恩與小民之望外受恩均爲移風易俗之美事
倘以爲法網寬恕希圖倖免不改其好勇鬪狠之習
重負朕矚民遷善之心則格外之寬典豈能屢邀而
異日之追悔亦屬何益爾部將此行文各該地方官
遍行張示曉諭務使鄉里愚民盡皆知悉

二十日

諭湖廣總督李成龍湖北巡撫鄭任鑰荊州長江兩岸
堤防關係民生最爲緊要蓋因川湘二江之水匯歸
於此易於泛溢聞今年雨水連綿水勢甚猛陸地之
水爲江水所拒不能減退以致低窪之地禾苗淹沒
又聞往年黃灘等處堤岸兩次衝決江陵潛江等州

縣田苗被淹甚爲民害長江兩岸州縣雖每年各自
興修然地方遼遠少有疎忽則民生重受其累爾等
可公同商酌委員踏勘應否作何修築防護之處爾
等悉心妥議具奏

二十一日

御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大字匾額

賜怡親王

諭大學士九卿翰林科道朕自卽位以來怡親王事朕
克殫忠誠至純至恪事事爲朕實心辦理而朕委任
之處甚多約略舉之職掌之大而且繁者有九議政
關係機密戶部掌領度支三庫總理出納興修畿輔

水利以厚民生管領漢侍衛以育人材至於諸王子之事務舊邸之事務以及督領圓明園八旗守衛禁兵養心殿監理製造鉅細事件皆一人經畫料理而怡親王公爾忘私視國事有如家事處處妥帖能代朕勞不煩朕心蓋其忠君親上之念肫懇篤摯是其忠也小心兢業無纖毫之怠忽是其敬也精白一心無欺無僞是其誠也直言無隱表裏如一是其直也黽勉奉公夙夜匪懈卽如目今王雖身抱疴疾而案牘紛紜披閱不倦朕聞之實至於不忍是其勤也一舉未嘗放逸一語未嘗宣漏是其慎也清潔之操一塵不染是其廉也見理透徹蒞事精詳利弊周知賢

愚立辨是其明也是以朕特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賜之唯朕深知王之德洞悉王之心覺此八字實不能盡其美善亦無一毫過量之詞若有一字不確不切是朕之頒賜非嘉獎之詞乃譏諷之語矣朕不爲也且朕賜此八字乃就怡親王事朕之大端而言至於王之當年侍奉

皇考極盡誠孝深蒙

皇考之慈愛而其居心之方正秉性之和平待人之寬厚遇下之仁惠種種善行筆不勝書幸朕兄弟中有此賢王朕得以盡其友愛若皆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祿允禩之逆天犯上詭詐百出迫朕以不得全其友愛

欲遂伊等怨忿之私則朕之苦心將何以昭示天下臣庶乎爾等觀朕所書八字若於怡親王有一字未當可卽於朕前陳奏朕觀爾等在朝諸臣於忠勤慎明四字尚多有之若敬誠直廉四字朕則未能輕許向後咸當奮勉砥礪以副朕望

又

諭大學士等朕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賜怡親王此八字實實是怡親王公忠奉國居心行事之善跡並無纖毫不及之處昨朕已面諭在廷諸臣等若此八字有一字不確不切則是朕之頒賜非嘉獎之詞乃譏諷之語矣但怡親王之美善甚多此所書八字

實未能盡耳爾等可傳諭怡親王此乃王實有之善勿作朕教訓之詞觀亦勿作朕嘉獎之詞觀且王從來秉性堅定朕所深知自此以往不稍改移者朕可深信力保也

又奉

上諭從前江西巡撫裴率度以該省州縣虧空係民欠居多請交與接任官徵追等語具奏朕諭其贖奏人云此奏未批李紱亦類此奏曾面奏請過朕已有旨面諭李紱爾回去路由保定著李紱寫去便知朕意續經裴率度以李紱記錄諭旨覆奏朕以其所記未全批令俟伊來京時再加諭旨轉傳與接任巡撫汪

漕遵奉今風聞得德安縣知縣蕭彬虧空并互揭知府李敬熙鹽驛道孫蘭苾詐贓一案司道揭報後裴率度遲延兩月始行題叅又武寧縣知縣廖科齡已叅虧空之後知府張景偉查伊任內已徵未解地丁等項銀六千餘兩捏稱以有民欠可抵申報裴率度不行確查將虧空徇庇官員續叅反令知府代完銀四千兩餘銀勒令新任知縣方聲亮出結認徵夫以已徵在庫知縣虧空之項重複徵之於民若百姓有限完納則有一糧再輸之累或接任催徵不前勢必那新補舊冀免處分現收錢糧又致虧空將來彼此那移及離任盤查之日皆以民欠藉口國帑虛懸州

縣牽累似此者直省不計其數裴率度身任封疆理應將此等相沿積弊釐剔清除乃爲虧空之員蒙蔽巧隱令知府徇私料理以沽寬厚之名殊乖大臣公忠之道此事須派欽差前往將此二案徹底審究前有旨令裴率度俟新任巡撫汪漕到任後起身來京今著仍留彼處俟此二案審明並江西闔省似此類民欠案件著裴率度一一據實清楚如裴率度將各案前後實情悉行詳察陳奏無少隱藏朕加恩寬宥倘遂非文過巧爲遮飾必將伊從重治罪其布政使丁士一署布政使之按察使積善皆朕格外擢用之員不思秉公將州縣虧空捏稱民欠之事留心察訪

但委靡隨人甚屬負朕著丁士一積善同差往侍郎邁柱竭力據實清察審理若少瞻顧朕必重處李敬熙乃隱匿其子躲避差役經都統盧詢叅奏調回治罪朕開恩復用之員不思改過遷善報朕深恩而爲此種種欺隱不法甚屬可惡李敬熙已解任對質今著革職嚴審定擬據武寧縣一案裴粹度顯有抑勒交盤之弊似此者直省督撫多有之前候補知府王景望條陳內稱請令抑勒交盤者毋庸揭報上司直揭部科部科轉咨督撫審結報部如後任枉揭者嚴加治罪等語此處著九卿會議具奏王景望原摺併發

又宗人府議奏平郡王納爾素在西寧軍前貪婪受賄應永停俸祿奉

上諭納爾素行止卑污在軍前貪劣素著及署大將軍印務更肆婪贓索詐地方官銀兩回京時僱騾數百頭分途入城朕向卽聞之因納爾素與允禩不和朕意謂與允禩相善之人故爲播揚欲傾陷納爾素所以未卽深究治罪且加恩令辦理上駟院事務乃伊竝不追悔前愆仍犯法妄行情屬可惡若仍在王列則於諸王有玷著將納爾素多羅郡王革退在家圈禁王爵令伊子富聲承襲富聲家務納爾素不得與聞若有絲毫與聞之處將伊子富聲王爵一併革退

又吏部奏直隸總督李紱等稱貝勒允禩爲十五王照例議處奉

上諭向見無知小人將宗室及貝勒貝子公等俱稱爲王任意僭妄於國體甚有關係曾降旨嚴禁今李紱堅稱此案所稱十五王爺之處出自本人口供不便刪改據李紱之言則是李紱全無錯誤之處而吏部將李紱等議以罰俸看語含糊又稱嗣後通行各處明爲李紱解釋甚屬不合著嚴飭行至於稱呼僭妄朕特降旨禁飭原爲微末無知之小人而言凡大臣官員豈尙有不知而待曉諭之理今李紱以爲本人口供字樣不便更改執此固爭然則口供固不便改

而諭旨轉可以不遵乎著李紱明白回奏至於彼此衙門咨文往來凡王公字樣自應擡寫禮部稱咨文中不應擡寫之處亦屬過刻著照舊例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吏部議將候補候選州縣人員遴選命往遇臨武等二十五州縣缺出委署試看量才題補等語凡此命往人員俱係在部卽應選用之人又經朕揀選命往若照吏部所議必候臨武等二十五州縣缺出方行委署題補則伊等得官無期轉多守候之苦矣旣經揀選人員命往自應將湖南本省所出州縣各缺暫停部選令該撫將命往人員與現任各員細加

比較酌量人地相宜或行調補則要缺不致久懸而命往人員亦不致多年守候方於情理允協部議甚屬不合著嚴飭行此事再議具奏

又奉

上諭前據刑部奏報在監盜犯二人乘夜越獄似此疎忽乃康熙六十一年之中京城未有之事朕聞之心甚抱愧今據步軍統領阿齊圖奏稱越獄二犯已於通州地方拏獲有此功績可減朕抱愧之半甚屬可嘉著將步軍統領及獲賊之官弁俱交部從優議敘具奏伏思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精神廣運法紀嚴明卽如當

日德麟之父假報德麟病故藏匿山東旋經

聖祖仁皇帝訪聞拏回正法乃前年以虧空錢糧之御史董起弼交本旗拘管而佛格爲都統縱令潛逃以撓國政今歷三年之久未見緝獲據此則朕之辦事不及

皇考遠矣刑部之監犯公然越獄重罪之御史潛匿無踪疎縱若此朕心實爲抱愧不肯卸責於諸臣但不知各該管衙門及各省地方官員有捕逃查奸之責者自問當何如也

二十五日奉

上諭徐元夢人本平常居心不端性復卑鄙昔在

聖祖仁皇帝時屢獲重罪皆蒙寬宥復用從無一事實心報効朕卽位以來因伊繙譯清文熟練故令協理大學士事務徐元夢自應殫心竭力以盡職任乃本章內繙譯錯誤之處不可枚舉今又將石文焯本內革任字樣俱譯爲革職有意舛錯總不改悔內閣事務原不仗徐元夢辦理朕令其在內閣行走者專爲繙譯清文耳似此疎忽不敬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察議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昨覽湖廣府縣內安陸府屬有一縣名卽係

景陵二字見之心甚不安該省督撫不具奏請改於心獨

安乎著嚴飭行此縣名著內閣擬改請旨

又奉

上諭朕宵旰勤勞勵精圖治凡加恩用罰皆欲其至公至平無一毫偏輕偏重之處故訓誡臣下至再至三望其仰體朕心共襄治理乃一二懷私挾詐之輩肆其故習不改初心深可痛恨目前現有三事特爲爾等言之原任侍郎常泰虧欠錢糧今家產盡絕照例將伊子給與本旗公阿布蘭入辛者庫昨阿布蘭具摺謝恩奏稱此係貪贓壞法之人嗣後當時時痛加懲治等語朕聞之甚爲駭異此等虧空之員按國法應入辛者庫者本旗王公等從未有謝恩之例况旣

入辛者庫則其罪止此矣焉有分外吹求懲治之理是必阿布蘭平日有私怨於常泰至今懷恨借此以圖報復或因素日需索常泰財物過多欲殺其子以滅口且特行具摺啟奏者意欲借曾經啟奏之名肆其殘虐而歸怨於朕朕豈肯爲其所欺故特降旨令宗人府詢問而常泰之子果將阿布蘭從前屢次勒索多金之處一一供出收受確據情弊顯然朕之所料纖毫不爽又如拉錫前往查看張家口馬羣昨回京覆奏有應行賠補者有應行寬免者向來應賠應免者俱有舊例而拉錫於應免者則引舊例具奏於應賠者則不引舊例似此用意巧奏誠不知其何心

又如數日前夜間更鼓錯誤朕偶聽聞次日令鑾儀衛堂官查問不過欲其知儆並無深求之意乃鑾儀衛吳達禮阿爾遜不將實在值更錯誤之官員察出奏聞乃令籤掣一人迫令認罪在朕前參奏比時朕卽聞知特將此人加重處分革其官職令當苦差以試看本人之陳辯與否而此人庸懦無能甘受重處不自剖白朕隨特降諭旨寬宥之似此管轄屬員之大臣奉旨問事並不究問實情乃籤掣一人以坐其罪荒唐至於如此若非朕訪問確實爲之寬釋則天下無知之人將謂朕之用罰若此草率豈不妄生議論乎祇因阿布蘭原係蘇努之黨拉錫舊與允禩阿

靈阿等往來親密吳達禮則爲隆科多門下走狗阿爾遜向在軍前曾隨允禩數年此數人者見其黨與被懲心懷快望是以爲朕辦事故意顛倒是非欲使天下加朕以苛刻之名耳又如魏廷珍前任湖南巡撫時朕令其揚清激濁察吏安民以盡封疆之職伊奏稱屬下官員已叅大半若再叅劾必至無人辦事容陸續叅奏等語據此陳奏之語竟是朕喜於督撫叅劾官員矣有是理乎魏廷珍向日是阿其那家西席故其言如此大約平日比附黨援之人其出言行事必至敗露不能掩飾總之朕之諸弟中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禩者權謀術數足以要結人心煽惑衆聽

故惡習滌染甚深至今尚未悛改數十年來朕親知灼見是以卽位以後費盡苦心欲爲整頓變化爲世道人心久遠之計非苛刻以爲能察察以爲明也宵小之徒不能行其伎倆遂造作流言謂朕好尚嚴厲朕日理萬幾於刑名法律慎之又慎常存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之意卽如各省革職降調之官員例無可寬者朕尚俱調來引見惟恐人材或有屈抑此豈得謂朕之過嚴乎凡爲政之道用寬用嚴必須當其理必須得其平若不當其理不得其平則寬爲廢法嚴爲濫刑朕惟以大公之心處之從不以己意稍有輕重於其間故謂朕過嚴朕所不受謂朕過寬朕亦不

受也若加朕以苛刻嚴厲之名冀朕聞知遂曲爲寬縱任若輩之作奸犯科此豈帝王治天下之道乎如目前阿布蘭之假公濟私吳達禮之掣籤定罪若朕不洞燭其奸則負屈者何時得伸乎今營私作弊之人一至朕前卽時敗露嗣後尚謂朕之耳目可欺而不痛改惡習乎朕日御勤政殿辦事自朝至夕不肯一刻暇逸無非興利除弊移風易俗之苦心而無知之人但聞宵小流言何能悉知朕意故因目前三事不憚煩瑣宣諭知之

又直隸總督李紱奏昌黎縣知縣李士著乞休奉上諭昌黎縣知縣李士著現因私借倉穀解任清還借

項今以老病乞休顯有虧空穀石情弊著將李士著留住昌黎交與新令俟伊將借動之穀清還申請該督報部後准其回籍直隸解任之四十二州縣知州知縣等官俱照此例留住原地方清楚倉穀

二十九日禮部奏壽民蕭俊德應照例建坊奉

上諭蕭俊德年屆一百一十八歲實爲希有之事著於定例賜坊銀三十兩外加增兩倍共賞銀九十兩以示特恩嗣後年至一百一十歲者加一倍賞賜至一百二十歲者加兩倍賞賜更有多得壽算者按其壽算加增著爲定例

又刑部等衙門奏郭允進悖逆詛詈應凌遲處死

奉

上諭郭允進之罪本應凌遲處死但伊捏造悖逆之詞
詛詈朕躬尚無叛逆實跡若照部議凌遲將謂朕因
怒而加以極刑矣郭允進著改爲立斬梟示

又刑部尚書塞爾圖等以盜犯越獄摺奏請罪奉
上諭據刑部尚書侍郎等因盜犯越獄具摺認罪請嚴
加議處年來刑部辦理事務尚屬盡心或宵小輩懷
私挾怨故意播弄生此一事亦未可定或刑部大臣
等暗中有負朕委任之處不覺疎忽致有一事以示
儆戒亦未可定書曰罪疑惟輕著將刑部堂官議處
之處寬免時時思朕此旨自反於心朝夕黽勉秉公

盡職可也

又直隸總督李紱題報奉

旨來京引

見之睢寧縣知縣牟慤中途病故奉

上諭朕聞知縣牟慤居官聲名好故降旨調來引見今
伊在途病故甚屬可憫著直隸總督李紱料理令其
旅櫬早歸並行文江蘇巡撫張楷將伊家口照看資
送回籍

又浙閩總督高其倬奏請糴運鄰省米石以濟民
食奉

上諭朕因福建米價騰貴已降旨令江西巡撫運米十

五萬石前往閩省以濟民食又現在令九卿酌議閩
省廣積穀石備用之法今覽高其倬所奏備悉周詳
李衛又能實心辦事不分彼此均甚屬可嘉著俱照
高其倬所請行並星速行文江南山東二省巡撫卽
遣能員協同辦理如高其倬差員未到該撫可借支
錢糧預爲買備務令速發以濟閩省之用

